

作家彼得·梅尔曾认为男帽既时髦,又风雅,还能清楚表露斯人的性格,他在《有关品味》中说道:“帽子常成为一个人的注册商标,就跟人的长相上鼻子的地位差不多。”

最受欢迎的帽子

在玛格丽特·豪厄尔2020年春夏T台上,可以看到白色的波浪形裤子,超大号的柠檬色和蓝绿色的工装衬衫,轻便的派克大衣,四四方方的西装,不过,他们当中很多人戴着亚麻豆帽却让人觉得哪不对劲。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古驰的秀场上(见图1)。

像绷带一样紧紧箍在头上的豆帽对渔夫或者学院派来说并不是新造型,但作为一种“奢侈”配饰,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无论男女,它都是聚光灯下的新宠。过去一年,豆帽的搜索量直线上升,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帽子之一。

不仅是豆帽,香奈儿向新浪潮电影致敬的School Girl风格也不乏翻帽平顶帽的造型。新浪潮电影为法国女性提供了独特、持久的视角——漫不经心的天真少女,留着精灵短发,画着尖尖的眼线,一朵大大的红花装饰在帽檐上,或者穿着布列塔尼条纹和迷你裙。时尚评论人认为2020将是有关配饰的一年,在纽约、伦敦、米兰和巴黎的秀场上占主导地位的配饰都是功能齐全的单品。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戴帽子,包



括最底层的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绅士不戴帽子被认为是不得体的。帽子的名字也极富个性和历史联想。圆顶硬礼帽,或称德比帽,形状像一个倒立的瓦罐,以一位19世纪英国伯爵的名字命名,正是他使这种风格流行开来。浅顶软呢帽(Fedora)的名字来自一部同名戏剧,它材质较软,帽顶前尖后圆,较宽的帽檐可以随意翻动。它是绅士们的心头好,不仅能用来挡风遮雨,还可以随时折起来放进公文包。从电影《卡萨布兰卡》忧郁的男主角(见图2)到《长眠不醒》的私家侦探,他们裹紧风衣穿梭在纽约街头,头上都顶着黑灰色软呢帽。

丘吉尔的帽子

雪茄、手杖、领结和连体泳衣都是丘吉尔的“装备”,他各种古怪的帽子让漫画家在20世纪20年代有过一次狂欢。丘吉尔一度被弄得心烦意乱,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公职人员的装备最必要的特征之一,

就是某种每个人都学会寻找和识别的独特标记。迪斯雷利额头那一缕造型,格莱斯顿的衣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胡子,张伯伦的眼镜,鲍德温的烟斗——这些‘所有物’都非常重要。这些符号我都不具备,所以为了满足需求,漫画家们创造了我的帽子传奇。”

他解释说,这个传说诞生于1910年的大选期间。他在南港和妻子沿着海滩散步。“一顶很小的毡帽——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已经装在我的行李里了。它躺在大厅的桌子上,我想也没想就把它戴上了。当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摄影师来了,他拍了一张照片。从那以后,漫画家和短文报道记者就一直在讨论我的帽子:究竟有多少顶帽子;它们造型多么奇怪啊;我为什么一直在换帽子;我对它们有多重视,等等”。

但是为丘吉尔作传的彼得·德·门德尔松认为,丘吉尔所讲的故事不像真的。如此深谙宣传之道的丘吉尔不可能意

识不到自己的帽子和其他人的区别。从高顶礼帽到圆顶礼帽,丘吉尔尝试过很多风格,最出名的要属洪堡帽(或称汉堡帽,见图3)了。洪堡帽是毛毡帽的一种,帽顶有一个像用手指捏下去的凹陷造型,帽檐有卷边,帽身中间装饰了一条罗缎带。19世纪80年代,爱德华七世在德国小镇巴德洪堡发现了它,并将其带回英国。

杰奎琳的药盒帽

真正不喜欢戴帽子的是约翰·肯尼迪,他的风格清新现代,那一头浓密的头发除个别情况下很少被盖住。但第一夫人的规则不同,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在谷歌搜索中“杰奎琳·肯尼迪的帽子”是一个独立的选项,它特指一款帽顶平坦、帽身浅且没有帽檐的平顶小圆帽,因为看起来像药盒似的(见图4),也被称为药盒帽,雏形来源于军帽。1961年1月20日发生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肯尼迪成了美国首位出生于20世纪并在彩色电视屏幕上发表就

职演说的总统。

但并非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一夜之间,华盛顿特区下了8英寸厚的雪,在第二天的寒冷天气里,其他政要夫人都穿着厚重的貂皮大衣,除了杰奎琳。她那线条简洁的羊毛大衣是其私人造型师特意为她设计的,头上还搭配了一顶清新的小圆顶帽。这不仅是杰奎琳政治生涯和个人风格的决定性时刻,也成了总统就职典礼历史上最著名的装扮之一。自此,药盒帽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现象级单品。

据说杰奎琳也不喜欢帽子,她觉得自己的头太大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帽子的设计师哈尔斯顿加班加点地工作。在把帽子送给杰奎琳之前,他把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坐在前后两面镜子中间,来回扭头,确保帽子从不同角度看起来都完美无缺。当天因为风太大,杰奎琳伸手扣了一下帽子,在帽身上留下了一条浅浅的凹痕,现场没人注意到,但它却传遍了全世界,从上流社会一直延伸到中西部乡村。哈尔斯顿后来笑着说:“每个复制这套造型的人都在帽身上留下了一道凹痕。”

肯尼迪遇刺那天,杰奎琳也是用平顶小圆帽搭配一套覆盆子粉色套装。血迹斑斑的套装被锁在马里兰州的国家档案馆里,并被要求至少在2103年之前不让公众看到,而那顶帽子再也没有出现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2期 杨聃文)

狮子狗的传奇

英国人爱狗。到了节假日,大公园里几乎人手一狗。

英国人养的狗种类很多,狮子狗是其中的重要一种。这狗虽然模样有点奇怪,但生性活泼、颇通人性、招人喜欢,甚至在日益以赏玩而非竞技为目的的英国狗展上屡获大奖。

狮子狗英文唤作“北京狗”,因为西方人认为它起源于北京,一直是清室宫廷宠爱的玩物狗,只有皇帝、宠妃和亲王大臣才有资格拥有和把玩。因此对西方人而言,狮子狗很长时间内只是一种他们有所耳闻,却从未亲眼见过的神秘生物。

因为深知狮子狗在紫禁城内的地位,一个英国作家甚至写道,中国的皇帝是万能的,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但他“却又是小小狮子狗的奴隶”。英国女作家安妮·迪克西还特意撰写专著,论述狮子狗在中国的地位与佛教在中国的流变有关。她认为,佛教尊狮,而中国并不出产狮子,这让模样近似的狮子狗得到尊崇。以至于后来,工匠们在雕凿石狮子时,甚至都是依据狮子狗而非他

们从未见过的狮子的样貌。

虽然有英国人认为,狮子狗早在17世纪就有到达英格兰的记录,但那狗是来自中国还是拜占庭却无从考证。在可考证的英国资料中,英国人与狮子狗的相见要晚得多。

那是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亡热河后的一年,一个叫詹姆斯·雷尼的英国人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人带着一只“非常奇怪的狗”,模样“介于骑士查理王猎犬和哈巴狗之间”。当雷尼要上前购买时,那人却十分警惕,将狗藏在胳膊下,慌忙走开了。之后这个英国人多方打探,再也没见到过那种狗。英国人于是推测,那时狮子狗已经随着皇家的没落,流入民间。

还有一种说法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攻入北京后,在圆明园发现道光皇帝的一个年事已高的嫔妃,于是英国军官将她身边的5只狮子狗带回英国,并将其中4只分赠给他的姐姐、妹妹和侄女,将第5只给了当时掌舵“日不落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起名叫“Looty”,意为“抢来的、战



利品”。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狮子狗显然受到英国贵族阶层和美国新兴富裕阶层的喜爱。1912年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的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获救者中就有一条狮子狗,他的主人是一个美国大老板。

在西方受热捧的狮子狗到底是不是真正代表了东方的文化,似乎也有争议。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说,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副其实,亦东亦西。他写道:“哈巴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巴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

许多关于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这传奇的狮子狗。(摘自《环球》2019年第19期 桂涛文)

春寒缘何料峭

早春时节,免不了遭遇倒春寒。人们经常用一句成语来概括这种天气,春寒料峭。

为何用料峭来形容春寒呢?为何不说冬寒料峭和秋寒料峭呢?

料峭是一个很古老的汉语词汇,用来形容微寒,亦形容风力寒冷、尖利,也指来回摆动的状貌。料峭还是一个非常典雅的词汇,常出现在古诗词里。如苏轼的《定风波》词: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其实苏轼在一首《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诗中也提到了料峭:

春风料峭羊角转,河水渺渺瓜蔓流。

有宋一代以至后世,许多文人墨客纷纷用料峭一词。如南宋楼采《二郎神》词云:

正倦立银屏,新宽衣带,生怯轻寒料峭。

释普济的《五灯会元》则有:

春寒料峭,冻杀年少。

明朝贾仲名的杂剧《金安寿》第二折中说:

佳人斗草,公子妆么,秋千料峭,鼓吹游邀。

如果你以为料峭是苏轼

的原创,那就大错特错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对料峭这个词似乎情有独钟,他曾在三首诗里用过料峭。其中,《京口》诗曰:

东风料峭客帆远,落叶夕阳天际明。

《记事》诗曰:

料峭采莲船,纵横簸天浪。

为何叫料峭呢?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峭有急和尖利之意可以用来形容寒风。与陆龟蒙几乎同时代的诗人姚合有《除夜》诗云:

寒犹近北峭,风渐向东生。

料就有点难以解释了。有人说,料峭之料表示少量。可是翻遍古籍和字典,也找不到料的这个含义。也有学者考证,料峭是叠韵词,很可能是文人们从方言或外来语中借来的。

料峭已经约定俗成地表示微微寒冷,用来说春寒自然十分恰当,用来形容冬寒那就有点不合适了。至于秋寒料峭,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千百年来都不这么说,人们也就顺其自然了。(摘自《文史博览》2020年第2期 张天野文)